

随 笔

## 夜行贺兰山

□何草(宁夏银川)

车子从漫葡·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停车场出来,一路向西,驶向贺兰山。白天的气温已经升至20摄氏度,但清晰度不高,中午出门,从沈阳路上远望贺兰山,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,像清淡的水墨画。夜晚的贺兰山加重了色彩,比夜色更浓,黑黢黢,横亘在眼前,像沉睡的巨龙。

下午开始起风了,挤在人群中看演出,冷得瑟瑟发抖。从城门出来时,心里笑了,从两点多等到七点多,最终还是放弃了大戏,这遗憾满满的人生,每天都在画加号。

车里暖和多了。身上一热,心里的不甘就像春天的小草一样冒出来,觉得没玩尽兴,索性往贺兰山边走,看看夜晚的山和白天的山,有什么不同。之前其实走过一次,从阿拉善回银川,临近深夜,纵穿山腹,但因下坡路偏多,加了减速带,弹来弹去,把我弹晕了,昏昏沉沉闭着眼,窗外的山和夜融为一体,都成了窗幔。

这次走,明显是驶向一种更深的黑暗里。山体磅礴,夜色像晕开的水纹,环绕着山峰,一深一浅,两

种黑交织在一起,引诱着我们。路灯稀少,照亮仅仅凭借车子自身的远近光,有一种孤独决绝的无助感。突然想起小时候走夜路,周围一片漆黑,只有手电筒的一束光,照出伞的形状,晃动着落在路上。路不平,坑坑洼洼,常常走得一脚深,一脚浅,不敢回头,身后蔓延的黑暗像怪兽,仿佛时刻会将自己吞没。

那种恐惧深深印刻在记忆里,年龄长了,性情变了,对黑暗的畏惧却像一道疤,始终无法抚平。很快到了山边,我们被黑完全吸纳了。车子左拐,走上滚苏公路,几乎擦着山脚行走。白天时,能看到大片荒滩,杂草和鹅卵石的点缀延伸了公路到山的距离,但在夜晚,窗外寂静的素黑吞没了一切,我们和山,相依相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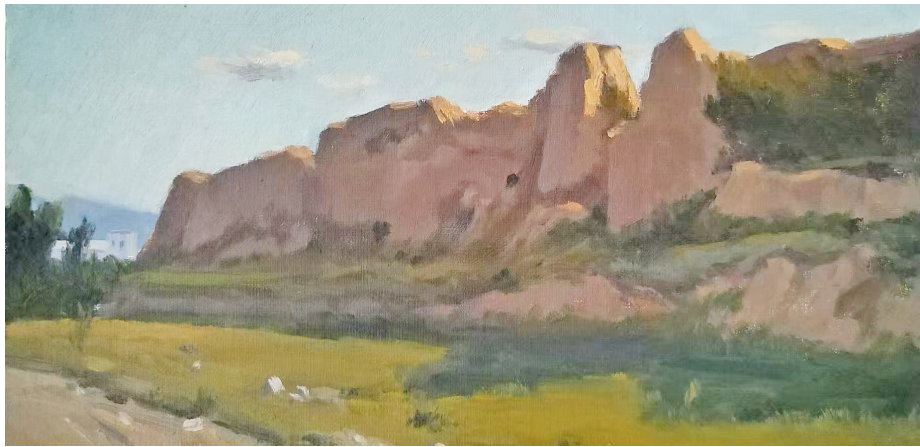
路灯稀疏,依旧靠着车子的光,偶尔照到一块蓝色标识牌,反光的牌面像蓝色的荧屏,忽略上面的文字提示,反倒给人一种明亮的安慰感。偶尔遇到一辆对向来车,默契地变换灯光,各自靠边行驶,小心避让。远远地,突然看见山腰处

有点点灯光,八九盏之多,惊呼之余,才想起是拜寺口双塔,这是贺兰山下我最喜欢来的一处地方。塔身玲珑,塔基肃然,顺着舒缓的山坡爬上去,可以看到东边开阔的荒滩。

车子没有减速,双塔的灯光很快在我们身后。车子驶上新小公路,眼前的景致一下变了,路灯增多,路旁两排高大的白杨树,像帅气英俊的卫兵,英姿飒爽地守卫着过路的车辆行人。

夜的黑和山的黑都被隔离在树之外,目光所及,全是光亮,心情也放松下来。车子急速地驶向城市,车里的歌唱着:若是月亮还没来,路灯也可照窗台,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……

车子拐到沈阳路,整座城市灯火通明,我们好像不是走在夜晚,而是走向另一个白天。回想往山下行走的路,如同走向看不见的未来,因为模糊,因为黑暗,所以内心不安。或者,对过往的生活更宽待一点,对今天的选择更坚定一些,无论是夜行贺兰山,还是面对未知的明天,我们都会心生莲花,坦然且勇敢。



《大营城古城墙》张尚宝

有 感

## 小坐

□耿艳菊(北京)

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。路走到尽头,找不到路,往左一转身,却迎面遇上一棵盛开的花树,也叫不上名字,四下静寂无人,她就在那儿兀自风华正茂,淡淡地微笑着,一种安然闲适的静气,让人的焦躁慌乱顿然去除。

树下有两块平滑的石头,上面点点落花,莫名想起“愁湘云醉眠芍药裯”的趣事来。心想,不如花下坐一会儿,相遇即是缘分。

低头,却发现一块石头的边角上刻着两个极小极小又极淡极淡的字,细细看,认出来了,是“小坐”。

谁写的?抬头望望,静寂一片,四下无人,连鸟鸣声也无一丝。恍然间感到此时的氛围是那种让人忘记自身存在的静,地老天荒的静。

也许曾有人像我一般跌跌撞撞找不到出去的路,阴差阳错走到了这里,遇上了这棵树,这两块石头。

我觉得此间风景静谧幽清而在此小憩,就顺手捡起一块小石头,兴致盎然地画下那一刻的心情。

也许,这块安静的地方是独属于一个人的心灵宝地,这棵树,这块石,懂得他或她的快乐和忧伤,也分担着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,有沉重、痛苦、委屈、无奈。所以小坐一下,然后继续在生活里前行。

有诗句言:“无事常静坐。”静坐也好,可是会有一些刻意,不若小坐自然随意。累了就歇一会儿,渴了喝水,饿了吃饭,这都是最轻松自然愉悦的事情。

逛园子看风景,椅子凳子是贴心的安排,累了就小坐一会儿,养一养精神,续一续体力,再精神抖擞地看风景。

人生是浩浩荡荡的一场大旅程,山山水水,沟沟壑壑,路途远不

说,还总是艰难险阻,这时的小坐不仅休养生息,也是一种旅途智慧。

小坐是放松,是惬意,是自在,是随意。琴弦奏出不朽的乐曲,但不能一直绷着,久了,就断了。人还是得学会小坐。累了就歇会儿,哪有那么多重要的事、十万火急的事、非你不可的事,很多时候,自己并不是像自己想象得那么重要。而懂得爱自己也是一门学问。

静坐是一个人的事,而小坐不一定就是一个人。人生虽是孤独的旅程,但幸运的是家人和朋友总能陪伴一程,我们也陪伴他们一程。

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这是一家人的小坐,闲话日常,平淡小景,最是温暖人心。

志趣相投,有一二知己,偶尔小坐,可话平生,生活也就多了一幕可回味的温情。

四 季

## 与一株植物对视

□郭华悦(福建晋江)

得闲时,我最想做的,是与一株植物对视。

这株植物,是一棵果树。院子小,宽不过三米,长不过五米。巴掌大的地方上,种着一株果树。这是多年前,三舅从山里挖来,又乘车颠簸了两三个小时,才送到我这里来的。

我看着这棵果树,先是如手指一般粗细,后来渐渐茁壮,成了一捧绿。再到如今,这棵果树成了一大团绿,饱满而又结实。树上,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实。

我想问这棵树,会不会孤单?这么大一棵树,孤零零立着,形单而影只。我也想问这棵树,会不会想念故乡?这棵树的故乡,是在挺远挺远的山里头。来到这城市,挺立在异乡的阳光下,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,多年前那片绿意盎然而偏远幽静的山头。

不知从哪一年开始,清晨起床,我总习惯在树下站一会儿。仰着头,认真地盯着眼前的这株植物。哪怕只是几分钟的凝视,身与心却能在这片刻的凝视中,得到安宁与停歇。

这样的对视,是在它长成大树以后。在它还小的时候,仅仅只到我的腰部那么高。与其对视,得用俯视的姿态。而我总认为,多数人习惯地俯视,并不适合用来与一株植物进行谈心。

在它日渐茁壮后,我终于能用仰视的姿态,与其对视。我一直想问它,怎样才能心无旁骛,一生一世只把生长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?一株植物的一生,便是朝着这样的方向,持之以恒地努力着。哪怕,旁边有更艳丽、更高大的花,也不妨碍其安静地待在原地,不羡慕、不嫉妒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成长。

这和我们,一点也不像。而我们,总是生存在此处,却认为生活在别处。有种更好的风景,叫别处;有种更好的生活,叫别人家。而身为植物,它们有的是定力,一门心思地生长,顾不得其他。

与一株植物的对视,能让人的体会到一种生活的态度。不羡慕,不嫉妒,任外头风霜雨雪,只要能用坚韧的树皮,紧紧包裹住内里柔软的心,便能抵达幸福的彼岸。